



卷二十三 下

卷經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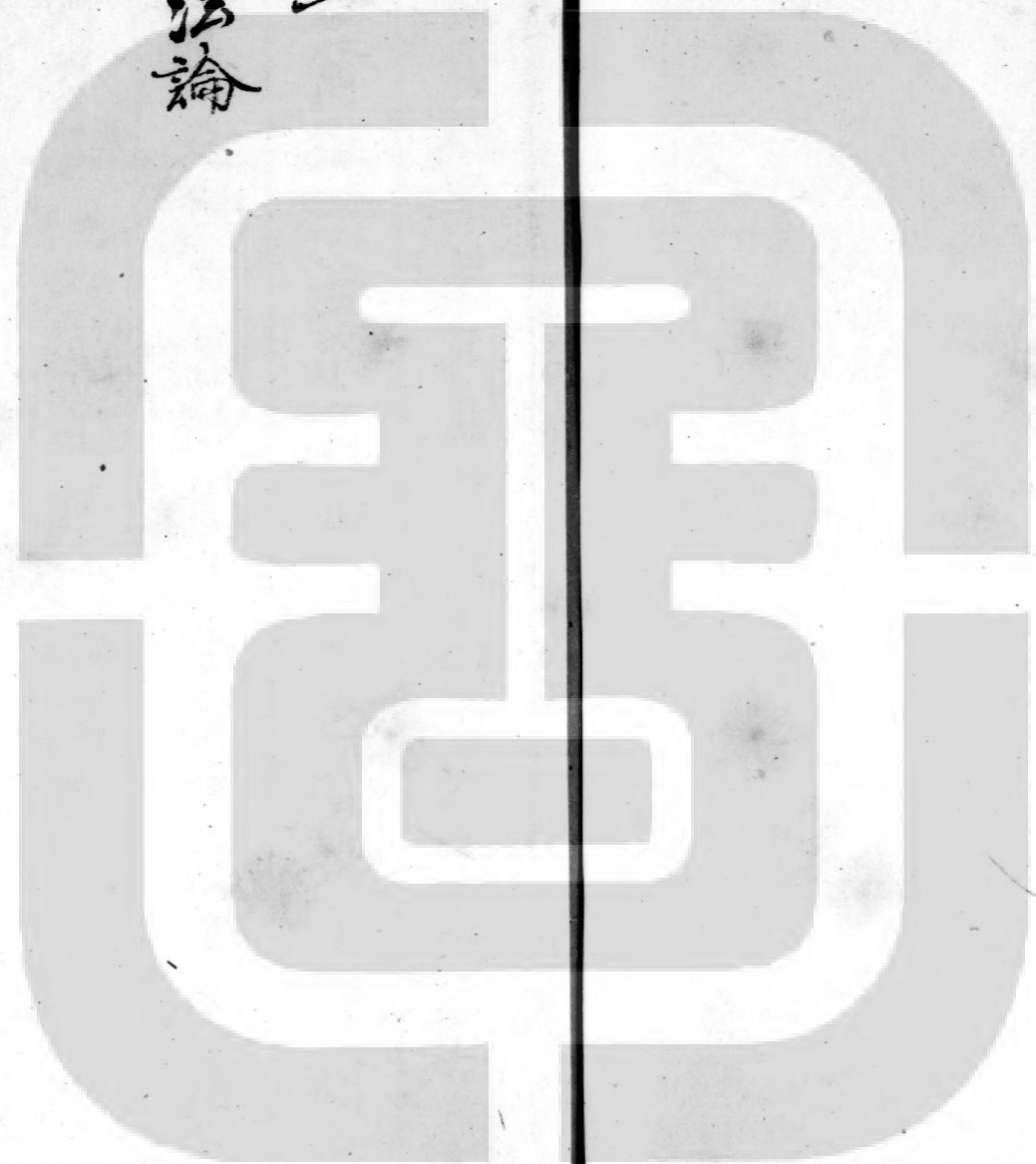
卷二十四

保生要錄

錢譜

師友雜言

卷之五
護法輪



神農食經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悅志

周公爾雅檟苦茶廣雅云荆巴間採葉作餅葉老者餅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飲先炙令赤色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飲醒酒不眠

晏子春秋晏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飯炙三戈五卯茗菜而已
司馬相如凡將篇烏啄桔梗莞華欵冬貝母木蘂萎苓草芍藥桂漏芦蜚廉藿菌薜說白欵白芷菖蒲芒消莞椒茱萸
方言蜀西南人謂茶曰葭

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饗晏坐席無不牽以七勝為限雖不盡入口皆澆灌取盡曜飲酒不過二升皓初禮異曜密賜茶葑

以代酒

晉中書陸納為吳興太守時魏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兄子傲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之乃私蓄十數人饌安既至所唯設茶菓而已傲遂陳盛饌瓊瑤必具及安去納杖傲四十云汝既不能先益叔父柰何穢吾素業

晉中桓為揚州牧性儉每譙飲唯下七奠伴茶果而已搜神記夏侯愷因侯死字人字苟奴察見鬼神愷耒牧馬并病其妻着平上幘單衣入坐生時壁西大床就人覓茶飲劉琨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書云前得安州乾姜一斤黃苓一斤皆所須也吾体中漬悶常仰真茶汝可置之

傳咸司隸教曰間南方有以困蜀嫗作茶粥賣為庶事打破其器具又賣餅於市而禁茶粥如蜀姥何哉神異記餘姚人虞洪入山採茗遇一道士牽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吾丹丘子也聞子善具飯常思見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甌犧之餘乞相遺也因立奠祀後常令家人入山獲大茗焉

左思嬌女詩吾家有嬌女皎：頗白皙小字為紈素一篋青歷有娣字惠方眉目燦如畫馳務馬翔園林果下皆生摘貪華風雨中倏忽數百邊心為茶薺劇吹噀對鼎鑪

張孟陽登成都樓詩云借問揚子舍想見長卿盧程卓累千

金驕侵擬五侯門有連綺客翠帶腰吳鉤鼎食隨時進百和
妙且殊披林採秋菊臨江釣春魚黑子過龍醢果饌踰蟹蟻
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區人生苟安樂茲土聊可娛
傳饌七誨蒲桃宛柰杏柿燕栗恒湯黃梨巫山朱摘南中茶
子西極石密

弘君舉食檄寒温既畢應下霜華之茗三爵而終應下諸蔗
木瓜元李楊梅五味橄欖懸豹葵羹各一盃

孫楚敬菜羹出芳樹顛鯉魚出洛水泉白鹽出河東美鼓出
魯淵薑桂薺出巴蜀椒橘木蘭出高出蓼蘇出溝渠精稗出

中田

華他食苦茶久食益思意

壺居士食忌苦茶久食羽化與韭同食令人體重郭璞爾雅
注云樹小似梔子冬主葉可煮羹飲令呼早取為茶晚取為
茗或一曰莽蜀人名之曰恭苦

世說任瞻字育少時有令名自過江失志既下飲問人云為
茶為茗覺人有怪色乃自分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

續搜神記晉武帝時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採茗遇一毛
人長丈餘余引精至下山示以養茗而去俄而復還乃探懷
中橘以遺精精怖負茗而去晉四王起四惠帝蒙塵還洛陽
黃門以瓦盃盛茶上至尊

異亮剡縣陳務妻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以宅中有古塚
每飲即先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塚何知徒以勞意欲拙之母
苦禁止其夜夢一人云吾止此塚三百餘年卿二子恒欲見
毀賴相保護又享吾佳茗雖潛壞朽骨豈忘翳桑之報及曉
於庭中獲錢十萬似久埋者但貫新耳母告二子慙之從是
禱愈甚

廣陵耆老傳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獨提一器茗往市鬻之
市人競買自旦至夕其器不減所得錢散路傍孤貧乞人人
或異之州法曹執之獄中至夜老姥執所鬻茗器從獄牖中
飛

藝術傳燉煌人單道開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有服藥有
松桂密之氣所餘茶蘇而已

釋道該訛續名僧侍宋釋法瑤姓楊氏河東人永嘉中過江
遇沈臺真請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懸車飯所飯茶永明中
勅吳興札致上京年七十九宋江氏家傳江統字應遷愍懷
太子洗馬常上疏諫云今西園賣醯麵藍子菜茶之屬虧敗
國體

朱錄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詣雲濟道人於八公山道人
設茶茗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王微雜詩寂寂掩高
閣家家空廣廈待君競不歸收領令就擯

艷昭妹合暉着香茗賦

南齊世祖武皇帝遺詔我灵座上慎勿以牲為祭但設餅果
茶飯乾飯酒脯而已

梁刘孝綽謝晋安王餉米等啓傳詔李孟孫宣教旨垂賜米
酒瓜苟菹脯酢茗八種氣苾新城味芳云松江譚抽節返昌
符之瓊場擢超越葺精之美羞非純束野麇虞似雲之駟
鮓異陶瓶河鯉操如瓊之粲茗同食繁酢顏望楫免千里宿
春省三月種聚小人懷惠大懿難忘

陶弘景雜錄苦茶輕換膏者丹丘子責山君服之後魏錄琅
琊王肅仕南朝好茗飲葺羹及还北地又好半肉酪漿人或

問之茗何如酪肅曰茗不堪與酪為奴

桐君錄西陽武昌庐江昔陵好茗皆東人作清茗有爵飲之
宜人凡可飲之物皆尋取其葉天門冬採撷取根皆益人又
巴東別有真茗茶煎飲令人不眠俗人多煮檀葉并大早李
作茶並冷又南方有瓜蘆木亦似茗至苦澁取為屑茶飯亦
可通夜不眠煮塩人但資此飲而交廣最重客未先設乃加
以香茗輩

坤先錄承州淑浦縣西地三百五十里無射山云蛮俗當吉
慶之時親屬集會歌舞於山上山多茶樹
括地圖臨遂縣東一百四十里有茶溪

山謙之吳興記烏程縣西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苻

夷陵圖經黄牛經門女觀然州等山茶茗出焉

永嘉圖經永嘉縣東三百里有白茶山

淮陰圖經山陽縣南北十里有茶坡

本草菜部苦茶一名茶一名選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

路傍陵冬不死三月三日乾採注云疑此即今茶一名茶令

人不眠本草按詩云誰謂荼苦又云重茶如飴皆苦茶也陶

謂之苦茶本類非菜流茗春採之謂之苦茶

沈中方療積年瘳苦茶蜈蚣並灸令香熟等分搗篩煮甘草

湯洗以末傳之

山南之出

山南以峽州為上襄州荊州次之

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

淮南以光州為上義陽郡舒州次之

壽下州

蘄州黃州又下

浙西以湖州為上常州次之

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潤州蘇州又下

印州次雅州瀘州下眉州漢州又下

浙東以越州為上明州婺州次之

台州下

黔中生恩州播州費州夷州江南生鄴州袁州吉州嶺南生
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其思播費夷鄴裏吉福建泉韶象十一
州未詳徃徃得之其味極佳

九之畧

其造具若方春禁之火時於野寺中園叢手而掇乃蒸乃春
乃以火乾之則又槩撲焙貫相穿膏等七事皆廢其主器若
松間石山可坐則具列廢用槁薪鼎播之屬則風爐灰承炭
搗火筴交床苜廢若瞰泉臨澗則水方滌方漉水囊廢若五
人以下茶可末而精者則羅廢若擾藟路嵩引絙入洞山於
口灸而末之或紙包合貯則碾拂末苜廢既瓢盞筴扎熱盃

醞盞悉以一筥盛之則都盞廢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門二十
四器缺一則茶廢矣

十之圖

以絹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寫之陳諸座隅則茶之源之具
之造之器之煮之飲事之出之畧目擊而存於是茶經之始
終備焉

說郭卷第八十三

說郭卷第八十四

保生要錄 一頁

蒲虔貫

臣聞松有千歲之固雪無一時之堅若植松於腐壤不暮日

而必蠹藏靈於陰山雖累歲而不消遺其性則堅者脆順其
理則促者延物情既尔人理豈殊然則所謂調攝之術者又
可忽乎臣作覽前人之所撰保生之書徃徃物忌太多節目
大繁行者難之在於崇貴尤不易臣少也多病留心養生研
究既久編次云就其術簡易乘間可行先於固在正養次款
調其肢體至於衣服居處藥餌之方蔬果禽魚之性有益者
必錄無補者不書古方有濶者重明俗用或衆者斥止目之
曰保生要錄雖無裨於聞道粗有資於衛生冒昧上獻伏深
戰慄臣蒲虔貫叙

養神氣

稽升夜云服藥求許或有弗獲性情一蕉渙然流離明情發
於中而形於外則知喜怒哀樂寧不傷人故心不撓者神不
疲神不疲則氣不乱氣不乱則身泰壽延矣

調肢體

養生者形要小勞無至大疲故水流則清滯則濁養生之人
欲血脉常行如水之流坐不欲歌倦行不欲至勞頻行不已
然宜小緩即是小勞之術也放手足欲特其屈伸兩臂欲左
挽右挽如挽弓法或兩手拓如拓石法或双奉築空或手臂
左右前後輕擺或頭頂左右頑或腰膝左右轉時俯時仰或
兩手相從細細挽如洗手法或兩手掌相摩令熱掩目摩面

事間隨意為之各十數過而已每日頻行必身輕目明筋脈
調暢食飲易消無所壅滯体中少不佳快為之即解曰遵引
方太煩崇貴之人不易為也今此術不擇時節亦無度数乘
閑便作而見效且速

夫人夜卧自以手摩四肢胃膈十數過名曰乾沐浴卧欬側
而曲膝益氣力常時獨睡則吐清津則嚥常以舌銜上齶聚
清津而嚥之潤五臟悅肌膚令人長壽不老黃庭經曰口為
玉池太和管嗽嚥令夜灾不干又曰閉口屈舌食胎津使我
遂鍊獲飛仙頻叩齒令齒勞又辟惡夫人春時暑月欬得晚
睡早起秋早眠早起冬欬早眠宴起早不宜鷄鳴前晚不宜

在日出後熱時欬舒暢寒月欬收密此合四氣之宜保身益
壽之道也

論衣服

臣聞衣服薄厚欬得隨時令度是以暑月不可全薄寒時不
可極温盛熱能着單衣臥熟帳或腰勝膝脛已來被極宜人
冬月綿衣莫令甚厚寒則頻添重裘如此則令人不驟熱也
故寒時而熱則減減則不傷於温熱時而寒則加加則不傷
於寒若熱時妄自脱着則傷於寒熱矣寒欬漸着熱欬漸脱
腰腹下至足脛欬得常温胞上至頭欬得稍凉寒不至凍温
不至燥衣為汗湿即時易之薰衣火氣不歇不可便着夫寒

熱平和形神恬靜則疾疹不生壽年自永

論衣食

飲食者所以資養人之血脉血勝則榮華形体氣勝則衛護四肢精華者為髓為精其次者為肌為肉常時不可待極餓而方食候極飽而徹饌蒙欲如餓中飽飽中飢青牛道士云人欲先餓而後食先渴而後飲不欲強食飲故也又不欲先進熱食而隨食冷物必冷熱相攻而為患凡食先熱食次遇食才可少食冷食也凡食大熱則傷大冷則傷筋雖熱不可灼唇雖冷不可凍齒凡食溫勝冷少勝多熱勝生淡勝鹹凡食熱汗出勿洗面令人失顏色面上如虫行食飽休散髮

作頭風凡所嗜之物不可偏耽也則生疾所惡之物不可全棄也則臟不均是以天有五行人有五臟食有五味故肝法木心法火脾法土肺法金腎法水酸納肝苦納心甘納脾辛納肺膩納腎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制土土制水水制火火制金金制木故四時無多食所生并所制之味皆能傷所制之臟也宜衣相生之味取生氣也五臟不傷生氣增益飲食合度寒暑得宜則諸不生遐齡自永

論居處

傳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故人居處隨其方所皆欲厚土深水土欲堅潤而黃水欲甘美而澄常居之屋極令周密勿有

細隙致風氣得入久居美中風者天地之氣也能生物亦能傷人入腠理之間漸至肌膚之內內傳經脈達于臟腑傳之益廣為患愈深故人云避風如避火盛暑久坐兩頭通屋大招風夾道尤甚盛暑不可露卧凡臥自立春後至立秋前欲冬其首立秋後至立春前欲西其首常把藥枕勝於宝玉太冷傷腦其藥性太熱則熱氣衝上太冷又冷氣傷腦唯用理中溫涼者乃為得宜

藥枕方久枕治頭風目眩

蔓荊子八分

甘菊花八分

細辛六分

香白芷六分

白朮四分

芎藭六分

通草八分

防風八分

果本六分

羚羊角八分

犀角八分

右三菖蒲八分

黑豆五合揀擇須令淨

右件藥細云切去碎末相伴令均以生絹囊盛之欲全其氣次用碧羅袋重盛縫之如枕樣內令藥填堅實置在合手中其合形亦如枕內藥囊令出合子一寸半已末欲枕時揭去合蓋不枕即蓋之使藥氣不散枕之日久漸低更入藥以實之或添里令如初三五日後藥氣歇換之或旬日或一月耳中微鳴是藥抽風之驗

論藥食

金石之藥有可服之理欲究養生之術須窮藥石之由令假

設問辭用明至理

或問曰金石之藥埋之不腐煑之不爛用能因氣可以延年
草木之藥未免腐爛之患焉有固駐之功答曰夫金石之藥
其性慄悍而無津液方其盛壯壯且無患若及其衰弱毒則
發焉夫壯年則氣盛而滑利氣勝則能制石滑利能行石故
不發也及其衰弱則榮衛益弱氣澁則不能行石弱則不能
制石石無所制而行者蓄積故為人大患也欲益而損何故
駐之有哉

問曰亦有未虛而石發者乎答曰憂患在心不能宣則榮衛
澁滯而不行石勢鬱積而不散隨其積聚發諸癰瘡又有服

石之人倚石勢而縱佚游石勢不行乃作強中之病不曉者
以為竒效精液焦枯猛熱隨作洞釜加釁罕不焦然問曰金
石之為害若此農皇何以標之於本經答曰大虛積冷之人
不妨稍眠病愈而止則無害矣又有問前云石勢慄悍臟衰
則發冷先虛而服石者豈能制其勢力乎且未見其有害何
也答曰初服之時石勢未積又乘虛冷之甚故不發也以此
觀之大虛積冷之時暫可服餘若久長防患則不如草木之
藥焉又問草木自不能久豈能固人哉答曰服之不倦氣力
相接積年之後必獲大益矣蓋攻療之藥以疾瘥而見功固
駐之方竟体安而見效形神既寧則壽命自永矣

貨錢沿革管子曰湯七年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禹以歷山之金並鑄幣以救人之困也至周始以金銀為錢太公立九府圜法以多為錢錢之形舍方輕重以銖國語云古曰泉後轉而曰錢食貨志曰昔日禹湯治用金鑄錢周立九府圜法貨室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帛言錢之流布道於泉流秦鑄半兩錢漢高祖鑄八銖錢文帝鑄四銖錢武帝鑄五銖錢又鑄半兩錢又鑄側錢一當五漢興有榆莢錢以前錢重難用更鑄筴小錢一以當百如榆莢王莽錢貨全經六分重一銖曰小錢一當一三銖曰法錢一當十五銖曰幼錢一當二十七銖曰中錢一當三十九銖曰壯錢一當四十一并大錢一一當五十立為九齒漢公孫術鑄鉄錢梁末鑄鵝眼錢食貨志曰貯贖曰泉流行曰布

古文錢

半兩漢志曰秦始皇鑄貨如周錢重如之其名曰半兩漢呂后銖重八銖文帝鑄重四銖應劭曰今民間半兩中最小輕者是四銖錢漢武帝建元元年鑄重三銖如錢文曰三銖封寅曰三銖又有別種穿下有璽文恐以此三益為三銖之別銖重三銖文曰半兩今有折三小錢六樣皆篆文五銖漢武帝元符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王莽廢光武復

興行之三国魏帝皇初二年鑄兩南宋朝武帝梁武帝亦鑄
有小五銖錢謂之惟錢陳文帝後魏宣地西魏文地又有雞
目五銖隋文帝鑄小五銖其制輕小九八萬總滿半斛唐高
祖武德四年廢五銖錢行開元錢今以篆之推之有七樣大
五銖錢今有內郭者小五銖錢亦有內郭者而錢文之面後
有點兩星大五銖錢無內郭者錢之背有點四星者重邊錢
譜引張合白五銖又有穿上一星五字上下各一星上或有
小星字或有五字穿上橫之穿下橫文外有四角缺文有廓
無廓濶緣不可穿尽疑皆當時工人之意非有別於年代今
考於古四角缺之有廓無廓自是一種殆未嘗攷也又封寅

曰又鑄小五銖錢謂之沈郎錢是也

四道五銖後漢灵帝鑄錢皆內廓四角有路抵于外輪漢書
云灵帝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流布四海錢譜曰五銖錢有
四出道於造緣俗謂之角錢或謂豈非此錢見城京師將壞
而四出流布四海乎至董卓焚宮乃劫鑿與西幸長安悉壞
五銖錢情形五銖封寅曰情形五銖劉備所鑄之字輕重大
小與五銖無別但以五字在左銖字在右謂之情形今考于
古蜀嘗鑄此但不言情形耳

貨泉王莽所鑄近一寸重五銖今又有內廓者有重廓者其
後光武起春陵泉貨文成白水真人是驗其識也

大泉五十國云王莽鑄大泉五十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真如其文今有折二錢又有小錢亦不復見今見縵有斗斂龜蛇之文者未之考也

木泉五百吳王孫權嘉禾五年鑄一當五百錢

大泉二十未詳所鑄年代一當二十

大泉當千吳孫權赤烏元年鑄一當十

太平百錢未詳所鑄年代一當百

四銖南朝宋文帝鑄又宋世祖鑄比重四銖

直百五銖南朝梁武帝鑄一當百

布泉陳文帝天嘉二年鑄錢文曰布泉一當百與五銖並行

後周武帝保定元年亦鑄布泉以一當五今有筋玉篆者有柳葉篆文者又有重廓者重邊者錢譜曰歲曰泉流曰布又引石氏曰錢近一寸重四銖懸針書者自梁武帝以來有之文曰布泉世謂之男錢梁書曰布泉徑一寸重四銖半婦佩之即生男也天子頗下詔非教鑄之錢並不用敦素疑王莽時鑄亦無所據後周布泉字皆玉筋與此甚異

大貨六銖陳書宣帝記曰大建十一年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隨志曰陳宣帝銖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復當一人皆不從乃與相訛言六銖有類人又腰哭錢有不利縣官之象徐氏曰謹言大貨六銖未成宣帝崩竟至

陳亡領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此錢矣
五行大布後周武帝紀曰建德三年六月壬子更鑄五行大
布錢以一當十收商賈之利與布錢並行四年七月又以邊
境之人多益鑄乃禁五行大布錢不得入四關張合曰小者
至經八分曰錢之文上五下行又有上大下布者皆古篆文
永通萬國後周宣帝紀曰大篆元年十一月初鑄文曰永通
萬國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皆面肉好又有徑一寸二分半
重八銖以一當十
永通泉貨後周宣帝鑄永通泉貨以十當十南唐李景亦鑄
大錢以一當十大定錄曰顯德五年七月江南李氏鑄永通

泉貨

永安五銖後魏敬宗永安年鑄徑九分重五銖北齊神武皇
帝亦鑄永安五銖
太和五鑄後魏漢文帝興平中鑄其文曰太和五銖徑一寸
重五銖
常平五銖北齊文帝天保三年改鑄其文曰常平五銖徑八
分重五銖皆篆文

以上古錢計二十一樣自秦至隋所鑄之錢其銖之大小文
之篆籀廓之有無推之共五十三樣薰邊曰又有所謂異錢
雖不見於傳記然制作之近古今者錄之如李唐鑄撒帳錢

其文曰長命富貴金玉滿堂又有忠孝傳家五男二女天下太平封侯拜相之類又博戲之錢皆有字縵不及錄

平錢

開元通寶唐會要曰唐高祖武德四年七月十七日鑄歐陽詢制詞及書字八分篆隸二体俗謂之開通元寶其錢徑八分重十二銖積十錢僅重一兩得重輕大小之中今開元通寶錢縵有文如初日者潭賓錄曰武德初行開元通寶錢初進樣時文德皇后搯一粉甲痕因不復改鄭處會薛云熙寧中劉斧撰青瑣高議且曰事由明皇貴妃彼徒見錢文有開元字便乃謂明皇時事亦不考實之過又有左挑開元錢雙

挑開元錢篆字開元錢封寅曰武宗會昌五年鑄開元錢廢天下佛像等宰相李德裕請以廢寺銅壺佛像及僧尼瓶碗等物命所在鑄物揚州節度使李紳乃以所廢寺品鑄錢皆加昌字以表年號又有敕令鑄錢所各加本郡州號各為文

京京北 洛河南 興鳳翔 梁卞州 荆江陵

桂廣西 譚湖南 廣康 閩福建 越浙東

洪江西 潤鎮江 昌都城 鄂湖廣 兗兗州

梓東川 襄襄州 舟河北 益西州 宣宣州

平陽山 揚揚州 藍藍田 共二十三藍

乾封泉室唐會要曰高宗祀昊天上帝于泰山改乾封年鑄

鑄七徑一寸重十二銖六分以一當十其年而旧錢皆廢明年因谷價湧貴商賈不行又明年詔罷之仍行開元錢

乾元重寶唐肅宗乾元二年第五騎請鑄小錢徑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共用以一當十今有折二又有小錢第五騎復為相命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四分重十二銖其文承曰··背之外廓為之重輪又為之重稜緡每重十二斤以一當五十法既屢易物貨騰湧米斗錢至七十餓死者滿道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一當二十開元舊錢與乾元錢皆以當十代宗即位乾元小錢一當二二重輪大錢一當十元載作相凡大小錢皆以一當一唐書謂之重規錢今有當三折二

小錢

大曆元寶唐代宗鑄建中通寶唐德宗鑄

天成元寶後唐明宗年於至德年間安慶緒亦改元天成未知曾鑄錢否

天福鎮寶晉氏旧史以為趙石晉所鑄

漢元通寶後漢劉智遠年號

周元通寶後周世宗毅天下銅佛鑄

以上平錢係大唐至于五代末所鑄之錢

共二十四樣

僭偽錢

得一元宝唐史思明僭鑄

順天元寶見上

保大元宝江南王李景鑄

唐國通寶

大唐通寶南唐世家鑄五代史不載又有錢字

天感元宝未詳所係之地

壽昌元宝遼道宗壽昌年鑄

大興平寶錢之緡有丁字疑五代僭偽錢也

大德重寶偽殷王建所鑄錢之緡有殷字者

乾亨重寶偽漢劉儼所鑄

永平元宝前偽蜀王建鑄

通正元宝前偽蜀王建鑄

天漢元宝前偽蜀王建鑄

光天元寶前偽蜀王建鑄

乾德元宝前偽蜀王衍鑄

成康元宝前偽蜀王衍鑄

廣政通寶前偽蜀孟昶鑄

以上係唐末并五代間僭偽所鑄共二十四樣

北地錢

乾亨通寶宋太平興國七年遼主耶律隆緒鑄

統和元宝宋太平興國八年耶律隆緒鑄

太平元宝宋天禧五年耶律隆緒鑄

清寧通寶宋至和二年耶律隆緒鑄

咸雍通寶宋至平二年耶律洪基鑄

大康元宝宋熙寧七年耶律洪基鑄

大康同寶同上

大安元宝宋神宗元豐七年洪基鑄

乾統元宝宋徽宗崇寧元年廷基鑄

天慶元宝宋政和二年契丹國主在燕山府鑄

阜昌重寶高宗建炎四年知濟南劉豫叛降金金人以山

東河南陝西為齊國立豫僭號改元阜昌以上並載于聖

政錄及見紀年通

大定元宝金世宗鑄綬有申酉字

正隆元宝金海陵王鑄于太原府

以上係北錢共一十三樣

三韓重寶楷書一樣

東國通寶楷篆二樣

東國重寶

海東通寶

海東重寶

朝鮮通寶真書

以上係海東蕃錢共八樣重邊錢譜引徐氏曰又有重

馱国錢徑七分厚薄肉好不異中夏敦素曰孚文若梵書凡十樣

宋朝錢 聖宋元宝宋太祖鑄

宋元通宝同上 太平通宝宋太宗鑄

至道元宝宋真宗鑄淳化元宝

咸平元宝 景德元宝

大中通宝 祥符通宝

天禧通宝已上宋真宗鑄

天圣元宝 景佑元宝

皇宋通宝 慶歷重宝

明道元宝 至和元宝

至和通宝 至和重宝

嘉祐元宝 嘉祐通宝已上宋仁宗鑄

治平元宝 治平通宝英宗鑄

熙寧元宝 熙寧重宝

元豐通宝 神宗鑄 元祐通宝

紹圣元宝 紹聖通宝

元符通宝 已上宋朝哲宗鑄 崇寧通宝徽宗年号

崇寧重宝 大觀通宝

政和通宝 重和通宝

宣和通寶

宣和元寶

靖康元寶

靖康通寶

建炎通寶

高宗年号

建炎元寶

建炎重寶

紹興元寶

紹興通寶

見上經

隆興元寶 孝宗年号

乾通元寶

淳熙元寶

紹興元寶

先宗年号

慶元通寶 寧宗年号

嘉泰元寶

開禧元寶

開禧通寶

嘉定元寶

大宋通寶

理宗年号

紹定通寶

端平元寶

端平通寶

嘉熙元寶

淳祐元寶

寶祐元寶

開慶元寶

景定元寶

咸淳元寶

德祐元寶

幼主年号

以上係宋朝錢共一百三十五樣

元朝錢鈔

中統元寶 交鈔世祖造

至元中行寶鈔

至元大銀鈔 武宗造

至大通寶 武宗鑄

皇慶寶 仁宗造

至治通寶 英宗鑄

致和通寶

至正通寶 順帝年号

以上元朝鈔三樣錢一十四樣

國朝錢鈔 洪武通寶聖朝

太祖皇帝 洪武年号 大明通行寶鈔

永樂通寶聖朝 太宗皇帝永樂年鑄

以上國鈔二樣錢四樣

今見博戲中私鑄錢

合門清吉 秦將散騎縵有騎馬將軍称心遂意

縵有琢 出入通泰縵有馬安

天下太平 長命富貴

古封侯拜將 忠孝傳家

金玉滿堂 五男二女

花生不老 縵有云曰花草團圓二字

八卦錢 面有八卦之文

命錢 面有十二屬生省

龍鳳文錢 師友推言一號

師友推言一號 鶴山先生

經摠說

刘道原謂經無五常三皇之文亦無五伯三王之說某向未
曾說李微之說六經語孟廢少多義理不曾有体用二字逮

後世方有此字儒不以人廢言取之以明理而二百年來總說性理便欠此二字不得亦要別尋二字換却終不得似此精密

王制與周禮不同周禮與左氏不同制度外直要參考經中只說曾祖已上皆言曾其孫亦稱曾孫已下皆言曾無高祖玄孫之文

易

周易備三易之義闔戶謂之坤即歸藏萬物終始萬物莫盛乎艮即連山

古者帝王開國承家必先整頓易一部凡國有大事大祭祀

大賓客事必先於卜筮乎決之晦翁謂易為卜筮而作所以

各本義

易上下經之分或指体或指用如天形如地勢皆体也故上

經之卦多指体如游雷兼山隨風等是用也故下經之

卦爻指用

古說鷄屬巽天上日歷巽宮鷄鳴某謂屬木所以日到寅則鷄鳴易上巽屬金五行鷄屬酉漢書云巽九三又酉也郭僕洞林以巽為大鷄酉為小鷄

十翼

漢書云十翼十篇以贊易道不相附近不居聖也王輔嗣治分象辭附于爻下乾存古文余曰翼附其体如有所行之謂

也易非十翼以附之則人指為卜筮之書而所行不遠矣
正義經分為上下則彖象釋卦亦當隨卦而分故十翼云上
豕下豕上象下擊也文言說卦房卦雜卦

詩

詩者歌也古之樂章也撮其大要為亂辭所以節淫亂如今
三節儻矣典終乃更變亂章節故謂之亂如閔睢之亂如輯
那之亂按國語謂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
那為首其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批事有洛先
聖王之有傳恭猶不敢專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正考父乃
孔子之正祖記載鼎銘莫非恭之實而師之謂商有帝五之

遺聲自正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僅餘其五鄭仲師所以

深嘆也

書

其克紹為辟于先生以登乃辟服乃辟之有義永弼乃后于
彛德用舍紹乃辟凡書中戒群臣此類甚多蓋天下乃祖宗
之天下而人主之身即天下之身故人主不自以為也事而
多言乃辟乃后

洪範六極六曰弱注彊者也呂氏曰弱何以與六極之數蓋
弱者天下之大害孝者之大患人之所以不能為善彖是不
德者則惡乃善惡之惡弱乃強弱之弱如三達之言德三樂

之言不愧不忤蓋有性然而不專委之命此有勉人為善之意
禮記

曲禮第一陸氏曰本或作曲禮上者後人加也不知何人必
一大儒如鄭康成輩

毋不敬毋字有戒勅意字從女內有一畫有禁止意唐陸氏
朗云鄭注易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合易謂言行君子之樞
機以鄭本作謂其義長又曰安定二字諸君謂得未盡大孝
謂定而後能安安能後而慮想當細講若辭則聖賢以為唐
如易所謂吉人凶人之辭與辭之辭屈而孟子謂知言為義
氣之本則詖辭淫辭邪辭遁辭皆非今世辭筆之此

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聖人不會有此等語呂東萊於
臯陶朕言惠不說孟子自反一章及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
者而橫逆由是則謂此亦妄人而已矣異於禽獸者幾希於
禽獸又何難為况云自反何乃有此三語孟子之言有鐸稜
孔子中無之

周禮

晦翁所謂一部周禮盛永不漏者以其官相聯屬更無罅漏
疎濶處

又云周禮一部可疑處甚多然制度紀綱縝密處亦有好看
周禮須是只用三代法度看義理方精密注多引後世之法

授經尤不是

周禮左氏

周禮左氏兩部字字謹嚴首尾如一更無疎漏處疑秦漢初人所作因聖遺言足成之

左傳

左傳范氏出於堯一段文不聯屬賈逵以為漢人添入劉氏要左傳行于世與虞不臘矣亦秦時字比左傳可疑處

又云

三代以復称呼猶嚴惟宋以客称公魯以周公同二王後未曾妄称公者有一段以公称漸有称公之意若葉公則夷而

僭禮者也

又云左傳所載固未能全粹而格言精義賴此得存者居士天七如刘子受中一節曉然為聖賢相傳之要

語孟

鶴山曰講惠而不費語子張說人多講作費用之費似未盡

如孟子說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堯舜豈無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堯為天下得舜此節惠而不費力豈必分之以財然後為之惠

又云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孟子說得分曉南巡死蒼梧二妃從而沒江皆妄誕又云舜南巡時已一百歲二

妃度一百歲上下又後人謂死二妃至湘淚成班竹帝者出
述妃嬪何得從行必無此舜卒於鳴條當以孟子為正

字義

鶴山云典則制度字皆有義典是竹為冊而天下相承之制
如制弊之制有尺寸

又云若顛木之由蘖由是物始生狀

又云古亥家豕字也二首六身是後世字亦左氏非立明之
證也

日在木中曰東木在日中曰陳東中八曰東令人三字一律
是誤

又云東字曰在木中是扶桑也日在木中杲在木下曰杳木
中曰東每夜挾冊可商量十餘字

史

鶴山云周時天下諸侯無史及衰齊晉各有史故大史公謂
史記獨藏周室

看漢書內外相加官事以刘輔及百官表衛相傳參看說東
朝長官以宣昭紀看

緯書

凡緯書皆三字名乾鑿度坤鑿度授神契參同契等皆然可
細考然鄭康成皆有注是經書緯書盡讀也

天文

鶴山云日生於東月生於西日生於南東月生於坎西曾賦十六夜月詩云乾闥一鈞金

又一絕云東西日月自來往遑恤人間有喘牛禮運二篇專以月為星一句測天運故曰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焉是故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天度惟月盈虧乃可量度

天度必竟如於月令疏可考

四遊升降地形亦升降所以檢南斗不見

陽在內陰不得而入則噴薄而為雨陰在內陽不得而入則發散而為風橫渠此語是近理

說郭卷第八十四

說郭卷第八十五

護法論一

宋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仁義忠信為道耶則孔子固有忠信仁義矣以長生久視為道耶則曰夕死可矣是果求聞何道哉豈非大覺慈尊識心見性無菩提之道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乎民無能名為列子季孔子者也而述此說信不誣矣孔子曰聖人也尚遵其道而今之季孔子者也未讀百十之卷書先以排佛急為務者何也豈獨孔子尊其道哉至於上下神祇無不宗奉矧茲凡夫輒茲毀斥自昧

已灵可不哀歎韓愈曰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愾而輕為之哉蓋為死者採摭之人實迹尚有刑禍况無故輕薄以毀大聖人哉且茲人也無量劫來沉論轍乘少善力而得此身寿夭特未定也縱及耳順從心之年亦暫寄人間耳以善根微劣不能親炙究竟其道須臾老之將至為虛生浪死之人自可悲痛何暇更縱無明業識造端倡始誘引後世闡提之黨背合塵囿入惡道罪辜厥身不可慎哉且佛何求于世但以慈悲廣大願力深重哀哉見一切衆生徃來六道受種種苦有無已時故從兜率天宮現淨飯国王之家為第一太子道德文武紹嚴殊特於聖人中而所未有於

弱冠之年矣金輪宝位出家脩道成等正竟天家所隨演說三乘五末後以正法掩藏槃妙心付囑摩河迦葉為教外別行更相倩受接上恨輩故我本朝太宗皇帝之序金剛般若也則嘆不脩之業倩傷強執愚之術非下士之所為豈淺識之能究大哉聖人之言深可信服一從佛法東播之後大藏教乘無處不有故余嘗教則當尽讀其書深求其理摭其不合吾儒者與李佛之見質疑辨惑而後排之可也今通其理而妄排之則斥鴟笑鷓鴣朝菌輕松栢耳歐陽脩曰佛者善施無驗不實之事蓋亦未之思耳嘗原人之造妄者豈其心哉誠以調給飢寒苟免患難而已佛者捨其至貴極富為

道妄耳非服寒之急無患難可兌其施妄也何所首哉若以
造妄垂裕其從凡夫尚知我躬不閱恤違我後而佛豈不知
耶古今世人有稍挾欺紹者必為衆人所笑有識之賢者乎
若使佛有纖毫妄心則安能俾其佛教綿亘千古周市十方
天龍神鬼無不傾心菩薩羅漢更相洪化哉此論之有詐妄
心者求信於卑凡下愚上不得况能揖伏於具神通之聖人
哉經云佛如來無妄語者信哉斯言明如皎日孟子曰誦堯
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余則曰誦佛之言行佛之行是
佛而已矣何憚乎哉祖脩行人道踐徑其捷如此而人反以
為難深為可闕悼撮其樞要戒定慧而已若能持戒決定不

落三塗若能定力決定功超六慾若能定惠圓則達佛知見
如來還是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又云諸入大
乘位矣何難之有哉詩云德輶如毛民先堯奉之其是以謂
乎韓愈與大顛論議往復數千言卒為大顛一問曰公自然
揣量李問知識能如晉之佛面澄乎能如姚秦之羅什乎能
如蕭果之寶誌乎愈曰吾於斯人則不如矣大顛曰公不如
彼明矣而彼之所從事者子以為非何也愈不能加荅其天
下之公言乎佛豈妨人世務哉金剛般若云是故如來說一
切法皆是佛法維摩經偈云經書况禁術工巧諸伎藝盡現
行此事饒益諸群生法華經云資生業若皆順正法傳識為

智猶如掘去成金一切煩惱皆是菩提一切世法無非佛法若能如是則為在家菩薩了事凡夫矣豈不佛哉歐陽脩曰佛法為中國大患何言之甚歟豈不尔思凡有害於人者奚不為人所厭而天誅哉安能深根固蒂於天下也桀紂中國天子害跡一彰而天下後世共怨之况佛遠方上古之人也但載空言傳於此士大夫向化若偃風之草苟非大善大慧大利益大因緣以感格人天之心者疇克耳耶一切重罪皆可懺悔謗佛法罪不可懺悔誠哉是也謗佛法則是自昧其心耳其心既昧則如破瓦不復完灰不重木矣可懺悔哉佛言唯有流通佛法是報佛恩今之浮蓋雖千百中無一能髣

古人者豈佛法之罪也其人之罪雖然無是禮非玉帛而不表樂非鐘鼓而不傳非籍其徒以守其法則佛法殆將民絕而無矣續佛壽命何賴焉濫其形服者誅之自有鬼神矣警之自有果報矣威之自有刑憲矣律自有規矩矣吾輩何與焉然言也余至於此卒存二說蘇子瞻嘗謂余曰釋氏之徒諸佛教法所擊不可以廢俗待之或有事至庭下則吾徒當以付囑流通為念與闕畧可也又曾逢原作郡時釋氏有頌者閱實其罪必罰無赦或有勉之者則曰佛法委在國王大臣若不罰一戒百則惡者滋多當今之世欲整齊之捨我輩其誰平余考二公之言則逢原所得多矣其有不善者誠

可惡也豈不念皇恩度牒不與征後者人主之惠哉豈不念
古語有云一子出家九族生天哉不念辭親棄俗當為何事
豈不念光陰易往而道業難成哉豈不念道眼易明而四恩
難報哉豈不念行業不脩而濫膺恭敬哉豈不念道非我脩
而誰脩哉豈不念正法將墮而魔法增熾哉蓋昔無着遇文
殊時已有凡聖同居龍蛇混雜之說况今去聖愈遠求其純
一也不亦難乎然念大法所寄譬猶披沙煉金哀石攻玉縱
於十斛之沙得粒金一山之石得寸玉尚可以為世宝稱也
非特孝佛之後為然孔子之時已分君子儒小人儒矣况茲
後世服儒服者豈皆孔孟顏閔者哉雖曰孝者求為君子安
能保其皆為君子耶歷觀自古臣盜姦臣強叛猾逆多高才
博學之士豈先生聖教之罪歟豈經史不善歟由此喻之末
法象教之傳敗群不律者勢所未免也韓愈曰法者夷狄之
法耳自然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曾有也自帝皇已下文武
已上舉皆不亡百歲後世事佛漸董年代尤促陋哉愈之自
欺也愈豈不聞孟子曰舜生於諸馮迄於負夏卒於鳴條東
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舜與文王
皆聖人也為法於天下後世安可夷其人廢其法乎况佛以
淨飯國王為南瞻部洲之中而非夷也若以上古未嘗有而
不可行蚩尤瞽叟生於上古周公仲尼生於後世豈可舍康

周之聖賢而取上古之凶頑哉而又上古野處穴居茹毛飲
血上棟下宇鑽遂改火之法起於上世者皆不足用也若謂
上古壽而後世事佛漸重年代尤促者竊鈴掩耳之論也愈
豈不知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事乎豈不知孔鯉顏淵冉伯
牛之天乎而又書無逸曰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年或七
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彼時此方未聞佛法之名自漢明
佛法至此之後二祖大所百禪七歲安國所百二十八歲趙
周知尚七百二十甲子豈佛法之咎也又曰如彼言可憑則
臣家於各至灰滅此亦自蔽之甚也佛者大慈大悲大喜大
捨自他無間寃親等觀如提婆達多種_七侵害於佛而終憐

之受記作佛而後世若求喜怒禍福以為灵則是邀祭祀之
小小鬼神矣得謂之大慈悲之父乎世間量度之人尚能遇
物有客犯而不校况心包太虛量廓沙界之聖人哉信不信
何加損焉佛者如太醫王善施法藥有疾者信而服之其疾
必瘳其不信者蓋自矣耳豈醫王之咎哉夏虫不可語冰霜
井蛙不可語東海吾於韓愈見之矣若是事佛促壽則毀者
合當永壽後之人排佛者益多矣士庶不足道矣如唐武宗
會昌五年八月下旬發教至六年三月初終及半年而崩者
此又何也如唐李白杜甫盧合李翱之輩韓愈亦自知其不
及矣然諸子亦未嘗排佛亦不失高名也衆人之情莫不好

同而惡異是此而非彼且世之所悅者紛華適意之事釋之
所息者簡靜息心之法此其所以相違於世也請有智者當
察其理之所勝道之所在又安可不原彼此之是非乎林下
之食息禪燕所守規模者皆佛祖法或古今依而行之率皆
澄聖成道每見議於世者不合俗流故也佛之為法甚公而
至廣又豈止緇衣祝髮得松為執唐相裴公美序華嚴法界
觀云世尊初成正覺嘆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惠德
相恤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於是稱界法性說華嚴經佛之
隨獄接引故多聞遮權變不可執一求也歐陽永叔無佛之
世詩書雅頌之聲其民蒙福如此永叔好同惡異之心是則

矣然不能通方遠慮何其隘哉若必以諸魯之政施之於命
可乎殊不知天下之理物希則貴若使世人舉皆為儒則孰
不期榮不謀祿期謀者衆則爭競起爭競起則妨忌妨忌則
褒貶勝褒貶勝則仇怨作仇怨作則終陷多則不肖之心無
所不至矣不肖之心無所不至則為儒亦不足為貴矣非特
儒者為不足貴也士風如此則求天下之治也亦難矣以其
法付囑國王大臣不敢自專也欲使其後世之徒無威勢以
自尊隆道德以自重無爵祿以自活依教法以求活乞食於
衆者使其拆狀嬌慢下心於一切衆生又維摩經佛令迦葉
前往問疾迦葉憶念昔於貧里而行乞食勝維摩詰來謂我

言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捨豪富從貧乞也摩法所
注也迦葉以貧人告不植福故生貧里若今不積善後復彌
甚怒其長苦故多就乞食又曰見來求者為善所想什法所
注云本無施意因後來水發我施心則苟我所故為善想所
也不畜妻子者使其事簡累輕道業易成也易其刑服者使
其遠离垢塵而時以自警也措手竊食共問者志願雖劣不
能跋及古人良可嘆也具遵民善世莫盛乎教窮理尽性莫
極乎道彼依教行道求至乎涅槃者以此報恩德以此資君
親不亦至乎故後世聖人為之建寺穿置田園不忘付囑也
使其安心行道隨方沒化名出四民之外身處六和之衆其

戒淨則福蔭人天其心真則道同佛祖原其所自之恩皆吾
君之賜也苟能以禪律精條於天地無愧表卒一切衆生小
則迂善遠罪大則悟心證聖止即無為之化密資難報之恩
則不繆為汝來弟子矣與違祖佛之戒濫膺寺食罪豈非無
歸乎止世雖有三武之君以徇邪惡下臣之請銳意剪徐允
廢之後隨而愈與總霜風之肅木也亦暫時矣如冬後有春
之廢歆尽殲草木者能冬後死春則可笑苟知冬後有春則
可若自為其惡而彰彼為善也於已何益哉余嘗觀察其徒
中間有絳茶捨富者後爽忽明者後亦不知富貴可樂春色
可喜肥鮮之甘車服之美而甘心於幽深閨寂之處藜藿常

布僅免飢寒縱未能大達其道是必厥有所自得者歟議者深嫉其徒不耕而食尔人之知其一而莫知他也豈不詳覩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十以至山林江海之上草木竊姦究市鄣邸店之下倡優斯從僻源邪徃之問欺公負敗神祠廟宇之中所童巫親者皆然也何獨至於守護心誠者而厭之令戶籍之民曰耕鋤者其幾何釋氏有力耕火種者栽林木者灌溉蔬菓服田力穡者矣豈獨今也如古之地藏禪所每自耕田有云諸方說禪浩地爭如我這裡種田博飯喫百文惟政禪所命大眾耕田曰大眾為老僧開田老僧為大眾說大法義大智禪所曰一日不尔一日不食為山問

曰仰山曰子今憂作得箇甚底事仰山曰鋤得一片地種得一會粟為山曰子可不虛過時光斷際禪所每隻大眾栽松鑿茶洞山匆禪所常子植金剛嶺松今故業林普請之風尚存焉釋氏蚩衆而各止一身一食一粥補破遮寒而其所費亦寡矣具其既受潤恩紹隆三寶而欲復使之為農可乎况其田園隨倒常賦之外復有院額科敷官客徃來種種供給歲之所出猶愈於編民之多也其於公私何損之有余嘗疾令官有勸農之虛文而無勸農之實惠且世之利用苟有者不勸而人自趨矣今皆公營私者侵伐不已或奪其時作不急之務是仰之也何勸之有今將墮者十常七八耕者十止

二三耕者雖少使常稔則菽粟亦如水火矣近歲或早潦無
歲無之四方之稼秀而不實者歲常二三甚者過半亦豈為
耕者少而糧不足哉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富苟能以致和
氣而屢豐年雖多勅而奚以為歲之豐凶係乎世教意其天
理亦自有準量歲賦耕者愈少此灼然之理僧者佛祖所自
出也有若行者有密竹者各人有三昧隨分守常德孤於
戒律念：在定慧能捨人之所難能行人之所不能行外富
貴若浮云視色妄如谷響求道則期大悟而後已惠物則念
衆生而不忘令厭僧者其厭佛祖乎佛以持戒當行孝不殺
不盜不淫不妄不茹葷酒以此自利也他則仁及含灵耳又

豈現世父母哉蓋念一切衆生無量劫來皆曾為已父母宗
親故等之以忘而俱期解脫以此為孝不亦優乎且聰明不
能敵業富貴豈免輪迴銅山奚補於餒亡金冗每聞於長守
余忝高申之第仕至聖朝宰相其於世俗名利何慊乎哉拳
拳擊念於此者為其有自得於無窮之樂也重念人生幻他
不帝口浮泡之起戒於茲五蘊完余之時而不聞道可不昔
哉若世間更有妙道可不印吾自肯之心過旨如涅槃者吾
豈不能捨此而趨彼耶惡貧欲富畏死欣生飲食男女田園
貨殖之事人皆知之君子不為也所資也者無上妙道也或
謂余曰僧者毀形遁世之人而子助之何貴多之余曰所存

誠者佛祖遺風矣豈恤乎他哉子豈不聞孟人言人少則慕
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孰謂而髮而娶者必為孝人賢人今
世俗之間情愛飲酒好勇鬪狠以危父母者比比皆是也又
安相刑而不論心哉前輩有作無佛論者何自蔽之甚也今
天日月星辰雷霆風雨昭々然在人耳目豈無主張者乎名
山大川神祇廟貌可無畏乎世間邪精魍魎小小鬼神尚有
格然信其是有何獨至於佛而疑之曠大劫來脩難行苦行
成等正竟為聖中至聖人天法王明極法身充滿沙界而謂
之無可乎哉大集經云商主天子問佛在世之所日有供養
世遵是受者而施者獲福世遵戒後供養形象准為受者佛
言諸佛如來法身也若在世若戒後所有供養其福無異華
嚴尔曰佛以法為錢清淨如虛空雖然諸佛各而其道蓋善
權方便接引之門耳若必謂之無則落空見外道自昧自笑
可悲也天如云門大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吃
者此大乘先竟之人解粘去縛遣而破軌而已豈初季者可
臘芋哉此可以智道不可與愚者語其教之具也挾共之則
有具神通之聖人信而則有大根器之賢哲以至天地鬼神
之靈無不景慕豈徒然哉大抵所尚從其類擬之必從其倫
般若正知善提真見豈凡庸之人所能睥睨哉故周安察云
三賢尚未明斯旨十聖誰能達此宗緣竟辟支如果聲聞不

與見列况其下者乎在聖則為大乘菩薩在天則為帝釋梵
王在人則為帝王公侯上根大器功成名道者在僧俗中亦
必宿有灵骨負逸群超世之量者方能透微故古德云聞而
不信而浩佛種之因孝而未成猶益人天之福惜乎愚者昧
而不能孝惠者凝而不能至間有世智辨忍者心為功名所
誘思日兢辰焚膏繼晷皇、汲：然畧六經子史急日前之
應對尚且不給何暇分陰莪或有成名仕路者功名汨其慮
富貴蕩其心反以此道為不急罔然置而不問不覓光陰有
限老死忽至臨危湊亟雖悔奚追世有大道理遠之如此也
而不窺其涯涘有媿於古聖賢多矣既不聞道則必流限生

死散入諸趣而昧者甚然是誰之過歟嵩嶽珪禪所云佛有
三能三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即滅定策佛能
知辟有性窮憶劫事而不能化道無緣佛能度一切有情而
不能尽衆生界是謂三能三不能也今有心憤亡口排亡聞
佛以寇讎見僧如蛇虺者吾未知何也矣且佛尚不能化尊
無緣吾彼知何哉議者皆謂梁武奉佛而亡國蓋不深達佛
理者未足以議也國祚之短長世數之治乱吾不知其然矣
堯舜大聖而國止一身真禪位者以其子之不肖而後禪也
其子之肖其天罪之歟自開闢至漢明帝以前佛法未至於
此而國有遇難者可也唐張燕公所記梁朝四公者能知天

地鬼神變化之事了如指掌而昭明太子亦聖人之徒也且聖者以治天下為諸餘事耳豈無先覺之明而釋慎可以之事以告武帝哉蓋定業不可遷矣嗚呼定業之不可忤也猶水火之不可入也其報之未若四時之爽也如西土所子事者此土二祖大所皆不勉又也豈直所子二祖哉釋迦如來尚且不免金將馬麥之報况初季凡夫哉蓋脩也者改往脩來矣且宿業既還已則將來之善豈捨我哉今夫為女形者實勞於男矣遽欲奉佛而可亟變男子乎必將盡此報身而願力待於來世乎梁武壽高九十不為不多以疾而卒不為大惡拒捨身之繆以其先見福兆筮得乾卦上九之變取其

貴而無位高而民以此自卑於菑疢哉召禍者梁武自繆耳於佛可有哉梁武小乘根器專信有為之果茲其所以不遇達磨之大法也過信鬼迹執中無權者意其定業使之然也但聖人創法本為天下後世豈為人設也孔子曰仁者壽而稱回之為仁而回且天矣豈孔子之言無驗與蓋非為一人而言也梁武之奉佛其顏回之為仁乎侯景兵至而集沙門摩訶般若波羅蜜者過信泥跡而不能權宜適變也亦猶後漢而羽張角亂作羽上便宜頗多識刺左右不欲周家與兵但追將兵於河上比向讀李經賦則當自消滅又如後漢蓋勳侍中平元年比地羗羗胡與迦章等寇瀧右扶風宋島為

守惠多寇叛謂勲曰涼州寡於李術故屢多灰暴今欲多寫
孝經令家々看之庶或庶或使仁義此亦用之者不善也豈
孝經之罪與抑又安知梁武前定之業禍不止此由作善以
損之故能使若是之壽也帝曾以社稷存亡久近問於誌公
公自指其咽示之蓋識候景也公臨戒時武帝又復詢詰其
事誌公曰貧僧塔壞陛下社稷隨壞公戒後奉勅造塔已畢
武帝忽思曰木塔豈能久乎遂命拆去改創以石塔貴甬塔
朽以應其記拆塔終畢候景兵已入矣至人豈不前知耶如
安世高帛法祖之徒故來畢前世之對不遠千里自投死地
者以其地業不可逃也如晉郭璞以自知其不免况識破虛
幻視死而歸者乎豈有明知宿有所負而欲使之避拒苟免
哉歐陽永叔援萬回神跡記碑四世猜道士篤老子云佛以
神恠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而致僧尼得享豐饒而吾老子
焉談清淨遂使我遭寂寞此雖鄙言有足采也永叔之是其
說也亦小有才而未達通方之大道者歟不揣其本之如此
也神恠禍福之事何世無之但儒者之言文而畧耳又况真
季佛者豈以溫飽為志哉本以求無上菩提出世之間大法
耳且道士是亦舍俗也若以出家求道則不以寂寞為員若
以鬻舖餽為心則不求出家不念因果世間萬途何所不可
哉或為胥徒或習醫卜百工技藝屠沽負販皆可為也棄此

取彼孰禦為唐太宗方四歲時已有神人見之矣龍鳳之姿
天日之表必能濟世安民及其未冠也果然建立功業亦可
謂大有為之君矣歐陽脩但一書生耳其脩唐書也以私意
臆說妄行褒貶比太宗為中才庸主而後世從而和之無敢
議其為非者嗚呼孝者隨世高下而歐陽脩獨得專美於前
誠可嘆也作史者國當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謂之
實錄而脩之編史也唐之公卿好道者甚多其與禪衲遊有
機緣事迹者率皆削之及其仕致也以六一居士而自称何
也以居士自称則知有佛矣知有而排之則是好名而欺心
耳豈謂端人正士乎今之恣排佛以沽名者亦多亦如唐柳

子厚稷書韓退之不須力排二教而退之卒無荅子厚書者
豈非韓公知其言之當而默從之故不復與之辨論也近士
王逢原作補書補鄙哉逢原但一孤寒庸生耳向闡捏之甚
也退之豈不能作一書而待後人補也其不知量也如此蓋
漢唐以來帝王公侯奉佛者不可勝計也豈害其為賢聖哉
余嘗謂歐陽脩曰道先生之言而作巽訟匹夫之見今匿人
之善徧求其短以攻制之者巽訟匹夫也公論天下後世之
事務如是乎甚哉歐陽脩之自蔽也而後蔽於人又欲蔽天
下後世幸其私臆之流言終必止於智者雖見矣於通古博
古之士而未克誘惑於操進狂生耳如斯人也使之侍君則

倭其君絕佛種性斷佛惠命與人為友則遵其友成賊其性
奔競虛名終身不過一舟明九夫矣其如後世惡道何脩乎
持謂世間更不別有至道妙理止乎如此緣飾小文章而已
豈非莊生所謂河伯自多於水而不知傷有海乎荅也使其
得志則使後世之人永不得聞曠劫難逢之教超然出世之
法豈不哀哉岐人天之正路瞎人天之正眼昧因果之真教
撓定慧之凜風無甚於脩也余嘗觀歐陽之書天謀：以憂
剪老病自悲雖居富貴之地戚戚然若無容者觀其所由皆
真情也其不通理性之明驗無由是念之大哉真如圓頓之
道豈僻溘淺丈夫之境界哉六道輪迴三塗果報由自心造
實無別緣謂彼三塗六道自然而然者何自也之甚矣一失
人身悔將何及三界万法非有無自妄招果苟不願因果則
是自欺其心欺其心則無所不至以近至伊川程顥謂佛家
所謂出世者除之是不在世界上行為出世也士大夫不知
淵源而謂者類如此也殊不知色受想行識也潤法也戒定
慧脫解脫知見出世間法也李佛先達之人能成就通達世
出間法李謂知出世也稍類吾之及第者謂之登龍折桂也
豈期真乘龍而掘桂也佛祖應世本為群生亦猶吾教聖人
吉凶與民同患吾百年必有王者具者間必有若世者豈以
不在世界上行為是乎超然自利而亡世者豈大乘聖人之

意哉然雖如是陽令不及見古也可為太息古之出世妙青
銅錢萬選萬中裁枝寸。是玉折檀片。是香令則魚日混
珠薰猶共圍羊質虎皮者多矣遂至玉石俱焚古人三二十
年無頃刻間未用身心念、相應如鷄卵伏尋所訪友心、
相契印、相證琢磨淘汰淨盡無疑悔迹韶光陸沉於衆道
香果熟諸聖推出為人天所言一半句耀古騰今万里騰風
千載合輒令聖口耳之孝禪取如來披所子皮作野千行說
時似悟對鏡還迷所守如塵之匹夫畧無愧耻公行賄賂密
用請托劫掠常住友誥推勢佛法凋喪大率緣此得不為爾
寒心乎余嘗愛本朝王文康公著大同論儒道釋之教訟淺

至深猶存一變至於魯：一變至於道誠確論也余輒是而
詳之余謂群生失其迷性棄本末逐者疾矣三教之語以驅
其惑也藥也儒者使之求為君子治皮膚之疾也道書使之
日損、之又損者治血脉之疾也釋氏直指本根不存枝葉
者骨髓之疾也其無性根者膏肓之疾不可救也儒者言性
而佛見性而儒者勞心而佛者安心儒者貪着而佛者解脫
儒者諠譁而佛者靜儒者尚勢而佛者爭權而佛者隨緣儒
者有為而佛者無為儒者分別而佛者平等儒者好惡而佛
者望而佛者念輕儒者求名而佛者求道儒者散乱而佛者
觀照儒者治外而佛者治內儒者該博而佛者簡易儒者求

進而佛者求歇不言儒者之無功也亦靜疎之不同矣老子
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猶是佛全金鎖之難也同安察云無心
猶隔一重關說着意一觀妙乎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佛則難見可欲心亦不亂故曰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八法之
風不動如來猶四方之吹湏弥也老子曰弱其志佛則其立
大願力若以玄把為天地之根佛則曰若人欲識佛境界當
淨其意如虛空外無一法而建立法尚應何況非法老以袍
一專氣知止不殆不為不成絕醒矣智此則正是圓覺作止
任滅之四病也老曰去彼取此釋則圓同大虛無欠無余良
由取捨所以不如老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文殊所利則以
身為如來種肇法所解：云凡夫沉淪諸趣為煩惱所蔽
無寂滅之現退有生死之畏故能發跡塵勞標心無止植根
生而無正覺之華蓋幸得此身無當勇猛精進以成辨道果
如商言陸地不生蓮花早過於乃生此花是故煩惱泥中乃
有衆生起佛耳老曰視之不見名曰夷听之不聞名希釋則
曰離色求現非正見離声求听是邪聞老子曰豫兮若冬涉
川猶川猶兮若畏四隣釋則曰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老
曰智惠出有大偽佛則無碍清淨慧從禪定生以大智慧到
彼岸老曰我獨若昏我獨悶：楞嚴則以明極為儒末三祖
則曰洞然明白大智則曰灵老洞耀迥脫根塵老曰道之為

物也唯恍唯惚竊兮冥兮其中各精釋則：勞見諦明了自
肯自重老曰道法自然楞伽則曰前聖所知轉相傳受老曰
物壯則老是謂非道佛則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
住以為道無今古豈有壯老人之幼身亦老也豈謂少者是
道老者非道乎老則堅欲去兵佛則以一切法皆是佛法老
曰之出言談乎其無味佛老曰道之出言談乎其無味佛則
曰信吾言者猶如食蜜中邊皆甜老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若據宗門中則勤而
行之正是下士為他以上士為他以上士之而易其語老曰
塞其穴闔其門釋則屬造作以為者敗執者失又成落空老
欲去智愚民復結繩而用之佛則以智波羅蜜變種生業識
為方便智換名不換體也不謂老子無道也亦淺與之不同
耳雖然三教之書各以其道善世礪俗猶鼎足不可缺一也
若依孔子行事為名教君子依老子行事為清虛善人不失
人天可也若曰盡歲之累純其清淨本然之道則吾不敢聞
命矣余嘗論之讀儒者則若趨炎附竈而速富貴讀佛書者
則若食若嚙澁而致神仙其初如此其効如彼富貴者未死
已前溫飽而已較之神仙孰為優劣哉儒者但云孔孟之道
而排佛者舜大之謂也舜家有大堯過其門尚吠之非謂舜
之善而堯之不善也以其所常見者舜而未見者堯也是書

云吳王孫權問尚書令闕澤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否闕澤曰若將孔老二家較比佛法遠之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說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諸天奉行不敢違法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吳主大悅或曰佛經不當誇未誦習之人必獲功德蓋不知諸佛如來以自得自證誠實之語推己之驗以及人也豈虛言哉諸經皆云以無量真宝布施不及持經句偈之功者蓋以珍宝住相布施正是人生天中福報而已若能持念如說是行或於諸佛之道一言見諦則心道神會見謝疑亡了物我如一如徹古今於當念以道成正道竟齊佛竟矣執盛於此哉儒豈不曰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髮未嘗也或曰始乎為事終乎為聖人語不云乎季也祿在其中也矣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書云作善降之百祥此亦必然之理也豈吾聖人妄以祿與慶詳誇示於人乎或曰誦經以獻鬼神者彼將安用余曰子固未聞財施為輕法施尤重古人蓋有遠行臨別不求珍重而乞一言以為惠者如晏子一言之諷而齊疾省刑景公一言之善而熒惑退舍吾聖人之門弟子或問孝或問仁或問政或問友或事問君或問為邦有得一言長善救夫而終善為君子者矣此止終世治世之語耳江之如來大慈悲法施誠諦之語惑通八部龍天震動十方世界或言而之下心也開明一念之問性天即徹商

超三界穎脫六塵清涼身心剪佛業累契真達本人聖超凡
得意生身自然無事隨緣作主遇緣即宗先得菩提次行濟
度世間之法復有過此者乎一切鬼神各欲解脫其趨其於
如來稱性實談欣戴護持也宜矣又况佛為無上法王金田
所說聖教靈文誦之則為法輪轉地夜叉唱空報四天王
聞已如是轉展乃至禿天道幽通明龍神悅懌猶若綸言誕
令橫梳寰宇之間孰不款奉又况佛為四生慈父如父命其
子奚忍不從誦經之功其旨如此教中云若能七日七夜心
不散亂也隨其所作定因感應若形晉神徃外寂中搖則尋
行數墨而已何異春禽晝啼秋虫夜鳴雖百萬變通果何益

哉余謂耿恭拜井而出泉魯陽揮戈而住日誠之所感只在
須臾七日之期尚為差遠十千之魚得聞佛號而為十千天
子五百之蟠因樂法曰而為五百聖賢奔目脩懺而生天龍
聞說法而悟道古人豈期我哉三藏教秉者權教也實際理
地者唯此一事實也唯佛世尊是究竟法而一切法者為衆
生說也今不藉權教啓迪初機而遽欲臻實際理地者亦不
見彈而思鷄矣乎此善惠大牛所謂渡河須用符到岸不須
般也其不然乎佛化度世間皎如青天白日如迷者不信是
猶盲人不見日月之咎哉但隨機演說方便多聞未易究耳
孝者如人習射久久方中東栢大士云存脩効敗放逸全華

急亦不成緩亦不得知。不休必不虛矣。又曰樂天問寬禪
所無脩無証何異凡夫。所曰凡夫無明二乘執着。離此二病
是曰真脩真脩者下得動不得忘勤則近執着。怠則落無明
此為必要耳。此真初學入道之門也。或語佛學有施食其言
能變少為多如七粒變十方之語。豈有是謂理。余曰不然。子
豈不聞句踐一器之膠而衆軍皆醉。變也。一噉之酒而蜀川
為雨。心灵所至而無惑不道。况托諸佛廣大願力。廓其心變
少為多。何疑之有。妙哉佛之知見廣大深遠。具六神通。唯其
具宿命通則一念超入於劫。唯其具天眼通則一瞬遍周
於沙界。且如何那律小果。聲聞耳唯具天眼一通。尚能觀大

千世界。如現掌中。况佛具真天眼乎。舍利弗亦小果。聲聞。爾
於弟子中。但稱智慧第一。尚能現人根器。至八千劫。况佛
具遍知乎。唯其知見廣大深遠矣。則說法廣大深遠矣。又豈
凡夫思慮之所能及哉。成以小喻大。均是人也。大有聰明者
有極愚魯者。大聰明者於上古興亡治亂之跡。不經子史
之亂事能知之。至於海外之國。雖不及到。亦可現書以知之。
極愚魯者誠不知也。又安可以彼知者為誕也。一自佛法入
此後。問有聖人出現。流通輔翼。試據衆人耳目之所聞見者。
論之。如觀音菩薩示現於唐文宗朝。心州大聖出現。唐高宗
朝。安州義烏縣。傳大士齊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生時。有天築

僧嵩頭陀來說曰我者與汝毗婆尸佛所同發誓願見兜率
天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舍大士臨水現形見面光室蓋大
士曰度生何急何思彼樂乎行道之時常見釋伽金粟定光
三如來於充襲其體號州闕鄉張方回法云公者生於唐貞
現六年五月五日有兄子年久經遼左相去萬里母程氏思
其信音公早晨告母而往至暮持書而還豐干禪所居常騎
虎出入寒山拾得為之執持明州奉化布袋和尚至于岳林
寺而復現於他州宋太始初至公禪所乃金城朱氏之子數
日不食無飯客語多靈應普石勤時佛面澄掌中照千里鎮
州普化臨終之時騰空搖鈴而去五臺鄧隱遇官兵與吳元

濟反戰飛錫乘空過而兩軍遂解嵩嶽帝受戒法於元珪禪
所仰山小釋迦有羅漢來叅并受二王戒法破竈隨之類皆
能澄果鬼神達磨大所一百五十餘歲戒於後魏孝明帝太
和十九年葬於熊耳山後三歲魏末云奉使西城回過於葱
嶺携一革履歸西回去後孝莊聞奏啓墳覩之果直一履存
焉文殊所利佛戒渡後四百年猶在人間天台南岳羅漢居
應供人天屢顯聖跡汀州南岳山品主靈異頗多潭州華靈
善覓禪所武寧新吳嚴陽尊者供以虎為侍從道宣律所持
律精嚴感毗沙門天王之子為護戒神借得天下佛牙令在
人間徽宗皇帝初登極時因取觀之舍利隔水晶匣落如雨

點故太平盛典有製禦製煩云大士釋迦文虛空等一塵有
求官赴感無利不分身玉臺千論皎金剛百煉新我今供養
礼普願濟群論皇帝智余好佛而業為余親言其事如前所
據之菩薩聖人皆孝佛者也余所謂若使佛有纖毫安心則
安能揖伏於伏具神通聖人也釋有如尼大安道東林惠遠
生肇融虜陳惠榮隋法显梁法云智文之後皆日記教方言
緝則天花墮席顏石點頭亦豈常人哉如李長者龐居士非
聖人之徒與孫惠邈寫華嚴經又請僧誦法華經呂洞賓叅
禪沒禪沒供彼神仙包豈肯妄為無益之事哉况茲凡天敢
恣毀斥但佛之言表事表裏有實有權或半或滿設漸設頓

各有自當苟非具大信根未能無感亦猶吾儒所謂子不能
語怪力亂神而春秋石言于晉神晉降于華易曰豕負塗載
鬼一車此非神恠而何孟子不言利而曰善教得民財於宋
受堅金此非利而：何蓋聖人之言從權適變有反常而合
道者又安可以前復異同之言議聖人也諸同志者幸於佛
祖之言詳披諦信真積力久自當該之方驗不無天下人非
之而吾欲正之正如孟子所謂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余豈
有他哉但欲以公滅私使一切以難得之身知有無上菩提
各識字家宝藏狂情自歇而騰靜明心不從人德也吾何畏
彼哉晉惠帝時王浮偽作化乎經蓋不知佛主於周照王一

十四年滅於穆王五十二年歷恭懿孝夷宣幽平桓莊僖惠
襄頊臣定一十六王滅後三百二十四年至定王三年方生
老子過流沙時佛法避此五大竺及諸隣國着聞天下已三
百餘年矣何待至于化胡哉呂夏卿序入所經曰小人不知
刑獄之畏而畏地獄之慘雖生得以欺於世死亦不免於地
下矣今有人為奸雄氣餒足以塗炭於人而反不敢為者以
有地獄報應不可逃也若使天下之人事無大小以有因果
之故比不敢自欺其心善護衆生之念若無侵陵爭奪之風
則豈不刑措而為極治之世乎謂佛無益於天下者吾不信
矣諒哉人天路上以福為先生死海中脩是道急令有欲快

樂人夫而不植福出离生死而不明道是猶鳥無翼而欲飛
木無根而欲茂奚可得哉古今受五福者非善報而何嬰六
極者非惡報而何此智過去所脩而於今受報寧不信哉或
云天堂是妄造地獄非真說者何愚如此佛言六道而人天
見畜灼然可知四者既已明矣唯閻羅地獄二道但非凡夫
肉眼可見耳豈虛也哉只神經之事何世無之亦涉史傳之
載錄豈無耳目之聞見雖愚者亦知其有矣人多信於此而
疑於彼者是猶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也可謂賢乎曾有同
僚謂余佛曰之戒人不食肉味不亦妄乎誠與公詳論之鷄
之司晨猫兕捕鼠牛之力田馬之代步犬之可不可也如猪

羊鵝鴨水族之類本直供庖厨之物苟為不然則凡植為害
將皮用哉余曰不知子未知佛理者也吾當為子言其崖畧
章明較著善惡報應唯佛以其天眼宿命通故能知之今惡
道不休三塗長佛良有以也一切衆生迥相吞噉昔相負而
宜相償豈不然乎且有身衆生如蚊蚋螻蝻蝼蟻蚕虱之
類是也品類巨細雖殊切具一性也人雖蔽灵亦只別為一
類耳倘不積善明理識心見道登、然以嗜欲為務成就種
惡業習氣於倏耳二三十年之間則為彼何異哉且迦樓
羅王展翅濶二三百三十六萬里阿脩羅王身長八万四千
由旬以彼觀之則彼又不直毛未耳安可以謀畫之差大心

識之最灵欺他類之妙小不灵而恣行殺戮我只如世間牢
獄為始有罪之人其無事自不與焉智者終不曰建立郡縣
設官置局不可閑冷都須作一兩斷事住彼相共開熟也今
雖衆生無盡惡道茫、然無若寃對即自解脫復何疑哉若
有專切脩行央欲疾得何釋菩提者更食衆生血肉無有是
處唯富貴之人豈制邦邑者又須通一線道陸亘大未問南
泉云弟子食肉則是不食剛食南泉曰食是大夫祿不食是
大夫福又宋文帝謂求乃跋摩曰孤魂身狗固事虽欲齋戒
不殺安可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脩當異帝王者
但正其出言發使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時則万物

遂其所生也以此持齋戒亦至矣以此不殺德變矣何必掇
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乎帝撫机称之日俗迷遠埋僧滯近
教若公之言其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下之際矣由是
論之帝王公侯有恩德陶鑄天下者則可笑士庶之家春秋
祭祀用之以時者尚可懺悔圓顛方趾者承佛戒律受人信
施而反例塵俗飲食肉非特取悔於人而速戾于天亦袈裟
不失人失者是為最苦恐不人哉吾懦則不斷殺生不戒酒
肉於盜賊則言但慢藏海盜而已於姪以但言未好德如好
色者也安能使人不犯哉佛為之教割彰善瘳惡心切著明
显果報說地獄極峻至嚴而險破強暴者尚不悛心况無以

警之手然五戒但律身之粗跡脩行之初步若升高必自下
若涉遠必自迩未道澄聖人之真亦未始不由此而入也至
于忘思慮泯善惡融真妄一聖凡單傳密印之道人非可以
抵墨形容而口舌辨也牽蓋世只之虛名勢濕路天但增業
習若此以定惠之法治本有之神明為過量人超出三界則
熟多於此我士農工商各分其業貧富寿夭自出前定佛法
雖亡於我何益佛法雖存於我何損功名才祿本係手命非
由滂佛而得榮貴利達亦在手時非由斥佛而致一時之間
操不善心妄為口禍非為無益當如後惠何智者慎之狂者
縱之六道報應優劣所分也余非佞也願偕諸有志者指塵

合竟同低於道不亦盡善盡美乎哉或有聞捉之性根於心者心不恥於是說余無恤焉

說郭卷第八十五終

